

米面瓦瓮

□问 津

五六十 年前,家里的粮食(玉米、谷子等)一般都在缸里储存,盛米面的则是专用的瓦瓮。瓦瓮的优点是比较防潮,便于输出与输入。

我们家天天使用的两个瓦瓮,一个盛小米,一个盛玉米面,米和面的储量都不能大,尤其在夏天,容易生虫,受潮受热都会结块变质,因此,米瓮的口要用纸糊严实,扯开一个小孔,刚容勺子伸进去。玉米面下得快,满满一瓦瓮,也不过四五天就会见底。

母亲执掌着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,什么“精打细算”“未雨绸缪”“省吃俭用”“粗粮细作”,用在她身上均不为过。贫穷的生活,把每一位农妇都打造成了过光景的能手,母亲也不例外。年年粮食不够吃,母亲最不能见的就是米面瓦瓮见了底,全家七口人,说吃就要吃,说喝就要喝,哪顿饭都不能凑合啊!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,一旦瓦瓮里空空如也,那口大铁锅里可就只是白开水了,所以每当瓦瓮里米面不多时,母亲就赶紧在铁桶里盛上玉米,布袋里装上谷子,哥哥或我,或挑或扛,去电磨坊磨面碾米。母亲说她一见米面瓦瓮见了底,心里就要慌,这都是饥荒年月留下的阴影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,虽然细粮还不敢放开吃,但粗粮已能自给自足,米面瓦瓮逐渐被淘汰,米面都在袋子里封装。我记得,家里的白面始终存放着三袋以上,因为当时的白面还不像现在这样充足,质量也无法保证。夏天时,旧麦面早早就断供了,市场上的新麦面往往筋道不足,煮出来的面条发黏发软,不受欢迎。而且,一旦缺了白面,说不定十来八天买不到,所以母亲总是把米面备得足足的,厨房里整整齐齐码着几袋,母亲的心才坦然。

有一年秋末冬初,白面价格一路飙升,涨到每斤七角五分钱,行内人士说过了年会涨到一块钱,甚至更多。当时我的岁数已不小了,家里计划第二年务必要给我操办婚事,按村里的风俗和标准,要蒸馒头,要吃拉面,连吃好几天,母亲说加上咱一冬天吃、过年吃、春期吃,干脆买上二十袋吧。天啊,二十袋,半吨呢!可是听母亲掰着手指这么一解释,全家人觉得非常合理,便同意了。二十袋面扛回了家,街坊邻居见了,都猜想我过了年肯定要结婚了。那时,积极备面的不光是我们家,只不过人家也许三袋五袋,也许十来八袋。有人说了,再准备得多,也不可能把一辈子的买够。

囤下这小山丘一样的白面,先是高兴、放心,然后麻烦接踵而至。码着的白面不能“一个姿势”长期堆放,隔上十天半月,得鼓捣一次,互换位置。白面多了,还得预防受热受潮,又没有足够的地方去摊开翻晾,农妇们便采取“过筛”的办法去应对,支起木箩架,用面箩把白面筛一遍。这个办法比较有效。整整一个冬天,母亲隔一阵筛一遍,跟开面坊一

样,一身的面尘,连眉毛、睫毛上都是。我们回去后,接过箩来,让她休息一会儿。最令人泄气的是,过了年,白面不但没有涨价,反而几次降价,一直降到五角钱!别人吃上了便宜面,我们家还在吃贵的,家里人少不得要有几声埋怨,说母亲这次决策失误。母亲说:“罢了罢了,咱以后干脆也是逢贵吃贵、逢贱吃贱吧。”自此以后,再没听母亲唠叨过米面不多了、见底了,因为无论是家里还是市场上,再也没有缺过米面,要多少有多少,想买多少买多少,当然,家里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有保障。

幸福的生活,像芝麻开花节节高,一天更比一天好,普通人家终于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操心费力。2018年腊月十八,正是人们购米买面采办年货的时候,母亲走了,走得很安详。去年回到老家,整理了一下旧窑洞里的东西,那几个盛粮食的大缸还在,那几个米面瓦瓮也好好的,看见这些,就想起了妈,想起了妈每天围着米面瓦瓮,操持着全家的光景,不由得唏嘘起来。

一杆老秤

□聂喜恒

嘱让去老房子看看,塌归塌,还有些东西需要带走拿回城里,值钱不值钱无所谓,留个念想。弟弟去找母亲需要的东西,我在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子里到处看看,看有什么值得带走的一起带走,毕竟有些东西不仅是母亲的念想,也是我们儿时生活的念想。

在小南房的角落里,我发现了一杆秤,看上去已是锈迹斑斑,不过整体还比较完好。这是父亲经常使用的一杆老秤,而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老秤,却和父亲一起撑起了这个家。

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。父亲从小队长干到大队长,最后干到大队书记,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。可即使父亲再踏实肯干,在那时养活一大家子也是够呛,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

我家的变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,那时候土地下放,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,我家除了口粮地、劳力地,父亲和三大爷还一起承包了队里的十几亩果园。自那以后,父亲和三大爷几乎没有闲过,正常的春种秋收外,两个人把土地收拾得整整齐齐,冬天还要给果树剪枝,准备冬肥。那杆老秤派上了用场。三大爷趁周边村子过庙赶集的机会,把自己在地边种的花生、葵花籽晾干炒好,背到市集

上卖,一毛、两毛,一块、两块,他愣是攒了一个白布面袋的蹦蹦钱。

果园里除了苹果最多,父亲他们还种了桃、杏、李子。和父亲卖果园里的各种水果,就成了我那时候最愿意、又最不愿意的事了。之所以愿意,是因为跟父亲卖苹果不仅可以想吃就吃,还可以让父亲给我买小零食;而又不愿意呢,是因为父亲赶着小平车去卖苹果时,大早上五六点就会出发,天冷且不说,我总是睡不醒起不来。每次都是母亲一把从被窝里将我提出来,推着我和父亲一起去卖苹果。就是这样老秤,一秤一秤地称着这些水果。慢慢地,家里挣下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上学的费用、日常的家用开销,还有给队里的承包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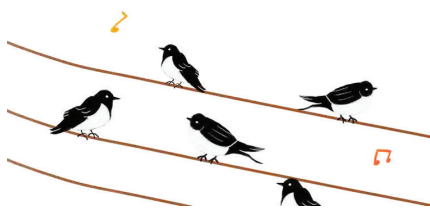
三大爷走后没几年,父亲也走了。我总觉得他是劳累过度走的。父亲走后,母亲搬离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,只有那杆老秤还静静躺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,似乎在等着什么。

我抹抹夺眶而出的眼泪,拿起老秤,抹干净上面厚厚的尘土,想着这次一定要带它走。它不仅仅是父辈的念想,更是我们全家都割舍不断的乡愁。

春 雪

(外三首)

□泓 泉



一瓣雪,于春风的絮语间飘零
大地萌动,在熹微的清晨
琼琼,或杨花雪,它远不止是雪
是冬春之间,一场梦幻的衔接

一枚待绽的花苞尖,它轻盈栖落
自邈远天际飘来,似素净信笺
春之画卷正徐徐舒展,在梢头枝末
而它的清冽与雅韵暗藏,仿若
沉睡的诗魂,一片片翩跹曼舞
将丝丝沁凉,洒向沉睡的人间

在初阳的微光里,它熠熠闪烁
融于解冻的泥土,于刹那间消隐
一痕一点,似邂逅,又若诀别
是风的挽歌,冬的余韵

窗前观雪

在耳边,仿佛呢喃轻唤——
新的世界就在眼前,如何分辨
这雪中的美,如何勾勒,雪中万物
亘古未变的静与变——观雪的人
内心积雪已厚,雪花旋落,堆积
消融——沉下去回忆,就浮起思念

从天而降的雪的诗篇,却始终
书写不出承诺什么的语句,只有
一片纯净的、梦境般的洁白
在它自身的飘飞中闪着微光,隐隐
约约,仍在说冬,曾织冰的纱幔
凝聚霜华千缕,寒覆万里,却依然
封不住春的萌动,在雪底悄然蔓延

探 春

撩开薄雾,暖阳把春的轮廓轻勾
晕染,又摩挲,将灰暗
层层剥落,绘就明媚的卷轴

枯木的枝,悄悄鼓起绿眸
似懵懂的眼眸望眼
触摸心的温柔,新绿初透
仿若破晓的光,点亮梦的开头

解冻的溪,潺潺奏响春韵
像灵动的诗篇游走
轻吻沉睡的石,波光盈袖
润泽堤岸的土,唤醒生命的渴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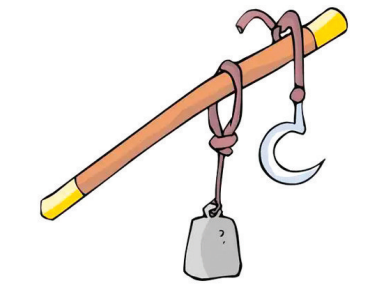
低飞的燕,穿梭于柳丝之间
似在把春的故事轻传
裁剪如绸的风,身姿矫健
破译春的密码,岁月为它留恋

电线上的燕

一只燕,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
楼群耸立,在一个晌午
家燕,或雨燕,它更是一只
自由的燕,在纷扰之外

一根细长的电线,它停歇
从半空垂下,像一根琴弦
城市正被喧嚣填满,在表面
而它的宁静藏于羽翼,像
纯净的歌谣,一声声啁啾
把一段段旋律抛向蓝天

在阳光的织锦里,它翘首着
望向远方的天际,展翅,欲飞
一振一落,像憧憬,又像告别
云的召唤,梦的方向



自从父亲过世母亲搬进城和弟弟一起住,除了清明十月一上坟,我平时就不怎么回去了。

我们家是北方农村典型的石头小院。除了爷爷奶奶和三大爷曾经住的三间正房是大瓦房,其他的都是平房。而且都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垒墙的。“小石头垒高山,谁要猜着不一般”,小时候听这样的儿歌不知道啥意思,如今也没有咋弄明白。是不是这样的石头垒墙不牢靠不吃年代呢?

我们这院里的石头房子看上去高的低,宽窄不一。这是爷爷带着父亲兄弟姊妹几个从河里一筐一筐捡回来的石头,所以大小不一,什么形状都有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如今,因为父亲走后母亲也搬出来住,再加上年久失修,包括大瓦房在内,基本上都倒塌了。南房塌了顶,东房没了三墙,大瓦房裂了后墙,没人敢进去了。院子里的杂草密密麻麻,长得又高又粗。

去年清明节时我回家上坟,母亲叮

“嘉河杯·唤醒乡愁”

主题征文